

天一冷,就该吃火锅了。在今天,火锅是真的不稀奇,想吃什么样的都有:川渝火锅辣得畅快,潮汕牛肉火锅嚼劲十足,云南菌菇火锅鲜到眉毛落下来,羊蝎子锅啃起来豪迈,粥底火锅非常清淡,乃至什么泰式冬阴功火锅、咖喱火锅,还有以毛肚、鸭血乃至奶茶为卖点的各种火锅店。当然,还有云南路的热气羊肉,上海人都懂。

就连以前觉得很新鲜的鸳鸯锅,现在都已经算得上古流派。如今流行四分的、九宫格的、圆中有圆的,还有电动操控的——按钮一掀,带漏孔的第二层锅底自动升上来,里面全是“干货”,连漏勺都可以省去了,高科技。

但味蕾记忆里,最特殊、最别致的,还是小时候在家里涮火锅。

对火锅有印象,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,笔者那时刚上初中,父母工薪阶层,收入普通,其中一位后来还买断了工龄,出去下饭馆是稀奇事情,一年不超过五趟——吃火锅,肯定是在家吃最为实惠。到现在还记得,电磁炉的电线用细细棉包裹,黑底上有白色红色花纹,想象力张扬出去,像某种蛇的花纹,但对我而言只代表一件事:要吃火锅啦!

汤底是清的,母亲一开始在里面下了香菇、切片蘑菇、贡丸,还要撒点盐和味精,基本上看不到油花。羊肉卷、牛肉卷、蟹肉棒、青菜叶、花菜都在盘子里待命,偶尔还有燕饺加盟。对火锅比较懂的朋友肯定晓得,清汤锅烧开最慢,因为汤面少油,和烧开水差不多意思。换成重油的辣锅,肯定就快了。不信的读者,下次点个鸳鸯锅,一比较就能看出来。

清汤锅再慢,也要等,无他,唯馋虫效应耳。与此同时,川崎出品的酱料也准备好了,那时基本就两种选择,辣,不辣。母亲爱吃辣(当然,只是上海人里算爱吃辣而已),父亲爱吃酸的,所以家里要备两种川崎酱料。

但不管父亲母亲,都要在自己碗中的火锅酱里舀一调羹火锅汤,调一调,稠变稀,可能因为口味取向,也可能为省酱料,总之,我也有样学样。一直到今天,大部分火锅店的调料都是自助,五花八门,百

花齐放,我再怎么调,最后都要舀一勺汤到酱料上,让旁人看不大懂。

犹记一次去成都,吃川锅的调料一般是底子里放很多香油,足足一碗。我呢,香油就倒了一点点,最后一调羹火锅汤浇下去,引得当地友人大呼看不懂,成为笑谈。

中国人吃饭,规矩不小。吃火锅其实也有讲究。比如,下菜要先荤后素,等汤锅里涮过荤菜,油也足了肉味也足了,再下素菜,素菜涮完自带肉香,用现在的话说,“蹭热点”。但有一样荤菜,必须最后再下,聪明的读者肯定猜到——猪脑。此物卖相过于写实,以至于爱者之深切,厌者看一眼就要吐。是故,我这样的猪脑爱好者每次出去吃火锅,必然要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,我才问,可以下去了吗?得到允许,才能下去。

回到少年时代家里的火锅餐桌,猪脑这种东西当然是没有的,菜市场里根本很难买到。让笔者大快朵颐的还是肉卷。如今看来,那必也不是什么好肉,尤其是长大成人后去过北地,什么羊上脑、黄瓜条,讲究点的还要先用羊尾油“肥”一下锅,装羊肉的盘子还要竖起来看肉掉不掉,是真讲究,真真细致——南方常见的盒装羊肉卷,在北地恐怕是要引起纷乱的。

但对于少年的笔者而言,那阳有不太羊肉的羊肉卷,已经是打牙祭的上品了。父母看我吃得多,自己便吃得少。父亲说自己爱吃火锅汤煮的面,母亲说自己爱吃蟹肉棒——我尝过,感觉都是面粉,彼时还想,口味真奇怪。多年后回想起来,真是想捶自己脑勺,哪里是母亲爱吃面粉,是为了让孩子多吃一口肉!

现如今,一切都成过往,经济发展,生活改善,儿时的火锅酱料在上海火锅店是越来越难找到,可能在一些卖鸡公煲、烤鱼的小店里还能见到。

老早在家吃火锅是为了经济实惠,现在在家吃火锅,热闹还是热闹,但有一点,苦了最后负责洗锅的人。自然,现在很多火锅店都有外卖,但毕竟吃的是别人家的“牌子”和产品,感觉不大对。上海人家,或者说,中国的普通家庭,自己置办一桌火锅,不管什么锅,什么内容,什么调料,那种风味,那种热闹记忆,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中国之一。

我对声音尤其是噪声很警觉,大概视力不好的人对声音都比较敏感吧。当初买房子主要条件就是不要靠近大马路。

看日本电影,年轻人自己租房,经常是在铁路边,大概租金便宜。火车开过,轰轰烈烈。因为隔着银幕或屏幕,声音也就没那么刺耳了,反而有点羡慕青春的不羁与包容。有过这样“轰轰烈烈”的青春,晚年才会更安静吧?我这样揣度。日本人很节制,十来个人挤在电梯里上下下,别说相互谈话了,就连喘气声也没有,静得可以听到心跳声。大家就这样憋着,显示礼貌。这就是日本的电梯文化。

最近看了张律的电影《福冈》,一韩国大叔到了福冈,受不了这种电梯文化,突然在电梯里大笑起来,他用这样的方式“反抗”日本的规矩。日本男人在酒馆里喝醉了喧哗,又是另一种文化。这两种文化互为因果,压抑久了总要释放。

小时候大雪天周遭一片寂静,大雪吸收了尘世的杂音,睡在厚厚的被窝里不愿起床,勤快的母亲亲

天里一出太阳就晒被子,雪天里被窝里太阳的味道,这是我曾经拥有的最美世界。突然一阵“咔嚓”的撕裂声,积雪太厚太重,压断了树枝。

记得看过一段视频,北京人艺老演员学老北京胡同里的叫卖声,以前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也是声音艺术家。还有,上海苏州弄弄和小巷里“梔子花,白兰花”的叫卖声,让人想到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

悠扬。看过电影大师伯格曼的《假面》,女演员在一次演出中忘了台词,之后就患了病,拒绝说话,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,女护士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打破沉默,让女演员开口。伯格曼谈到《假面》时说:“我达到了我的极致。我触及了只有电影能够发现的无言秘密。”

另一部给我带来“声音”震撼的电影是伊朗导演穆森·马克马巴夫的《万籁俱寂》。穆森·马克马巴夫与阿巴斯是伊朗电影的双璧。电影叙述一个盲童有超常的听觉能力,他在一家乐器行当调音师。影片没有什么故事,而是以一幅幅让人印象深刻的构图,如少女的发髻,挂着樱桃的耳朵、金黄的落叶、清澈的湖水、可爱的动物等,来传达听觉的效果,探索画面与声音的关系,是真正的“感觉派”。

悦耳的声音能够给人带来听觉上的享受,而噪声则会让人生厌烦躁。

## 天冷上火锅

王若虚



## 夜光杯

推窗见绿,楼下庭院里的那株金桂,已经送出缕缕清香,淡而雅,沁心田;它竖起小耳朵般的花穗,绽放在枝条的绿叶间,金黄与翠绿交相辉映,煞是入眼入神。

我穿衣下楼,花香催我向小区绿化带、道路旁、河岸边疾步而行。满眼的金桂、银桂,都已悉数绽苞开放,似乎是一片桂花之海!那香味不只是缕缕飘来,而是阵阵袭来了!此刻,我看到男女老少的观赏者驻足在树旁边,指着花,说着话,笑着脸,嗅着香。还有几位竟然是在树边做着深呼吸的动作,恨不得将整个花海一口吞下去!

“独占三秋压众芳,何须橘绿与橙黄。自从分月中种,果若飘来天际香。”古人对桂花的咏叹,早已耳熟能详。今天我们尽情地观赏,才是最幸福的一刻。

过去常说道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。今年的桂花飘香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人世间一切美好的生活,都是经历过风雨而来的。只有珍惜,才能拥有,才能永久。

## 爆炒米花

安德烈

爆炒米花啰……一声吆喝,多么熟悉多么苍老的声音

曾经回响在我少年的心里

砰的一声响,老远就闻到了特别热烈的米香

童年的味道童年的场景就直接回来了

如今时光一去永不回,唯有这爆米花可以一遍遍回味

## 晚秋

陈连官

我以为,晚秋是情思最为涌动的时节。

晚秋的秋色很厚重,红的,红得不艳但很深;绿的,绿得不嫩但很墨。看晚秋的残荷,那浸润在水中的斑驳纹理想要哭;看飘落的枫叶,在芳草里的铺陈会凝思。晚秋的色彩有的令人不忍触摸,有的让人遐思万千,有的使人长吁短叹。

早上去医院的这段路,便感知昨夜梧桐树叶的凋零,湿漉漉的草丛间有不知名的野花开放着,一蓬一蓬的荒草沾着露水,石板路的缝隙间有小草伸出绿意。此时走进医院的透析室,情绪不是很开朗的,脚步虽然有点沉但却很坚定。

晚秋的风景是有些“残”的,这种残不是残败,是岁月的赋予。面对晚秋,总要与人生有所联想,对生命作些叩问。这种联想思得很远,这种叩问让人自省。是的,一叶知秋。就一叶,看这叶的肌理,便直面了岁月的年轮。



## 重峦叠嶂

(摄影) 陈飞

在凤阳山的1929米高的原始森林里,隐藏着浙江的第二大河流——瓯江的源头。清晨的林间,透着薄薄的雾霭,鸟儿婉转地啼叫着,鼻尖嗅到的尽是青草与泥土的芬芳。沿途的植被以草本为主,呈带状分布,此起彼伏。树根错综复杂,密密疏疏的枝条上挂着些许绿叶,层层堆积的焦黄的落叶,在晨光下闪着光亮。这里的奇花、异草特别多,虽然叫不出名字,但知道这些灌木林中都是华东地区的珍稀植物。如此行走在天然的氧吧中,感觉着一份远离了喧嚣的怡然自得。

沿着塔杉林继续走去,是一片湿漉漉的大草甸;再沿森林小道纵深行进500米,便看见由周围山体渗漏形成的一条一米宽的溪沟,正沿着峡谷蜿蜒而来。溪流击碰着岩石,发出欢快的声音;又被穿过林隙的阳光照射着,闪

着忽明忽暗的光。倘若不是那块刻着“瓯江源”三个字的石碑映入眼帘,真的觉得自己是走入了绿野仙踪的童话故事里。

双手掬一捧溪水,顿时清凉入骨。清澈见底的溪水从指缝中滑过,叮咚作响。不觉有一些感慨,传说中的瓯江之源,原来就是眼前这条不起眼的小溪流啊!它仰仗着

百山祖庞大的森林所涵养的源源不竭的水源,汇集了从山顶而下的滴滴山泉,百转千回地冲出了群山,一路向东奔去,用蜿蜒绵长的身段,勾连起其他的大溪小溪,形成了自己的瓯江水系。

于是,它穿过庆元的一座座古廊桥,在夕阳的余晖里诉说着西溪从古至今的悠悠往事;于是,它掠过了云和的长汀沙滩,行云流水地让十里云和湖尽显海岛一般的风情;于是,它让缙云好溪

## 山水长卷

汪燕影

成为了人间仙都,云雾弥漫中,老翁牵着老牛穿行在石板桥上;于是,它让千年的古堰成为世上最美的画乡,日落里的帆影点点,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悠长的韵味。

从瓯江源中心地带走出来,很快就来到了有着1540米海拔高度的高山湖泊——小天池,俯瞰下去,它似一颗蓝宝石镶嵌在群山之中。池水如一层镜面,四周峰峦叠嶂,倒影翩翩。成片的高山草甸,成千棵宝塔形柳杉组成的塔杉林与天池相依相伴,宛如一幅美妙的北欧风景画。

## 七夕会

起数年前在丽水境内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山体滑坡事故,对民众的生命、对乡村的生态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和影响,所以时刻警惕着可能造成自然灾害的一切因素,并及时做出防范的谋划与隐患的消除。

原来,800里瓯江的山水长卷的背后,站着那样的一批人,他们在建立着防灾减灾一堵堵的防火墙,筑就着一道道的安全屏障,以此守卫着家乡这一方的青山绿水,守卫着瓯江之源的清灵独秀。

我的眼前又闪现出那条幽静而空灵的山间小溪,看见它正问候着丽水的每一个村庄、每一片土地,吟诵着一首首桃源般的浙南山水风月诗,描绘着一幅幅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的美丽乡村风景图。看着它怀揣着梦想,在浩浩荡荡了800里之后,投入到东海的怀抱,消失在无垠的远方。

## 旅游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